

尊雕塑纪念的首位登顶珠峰的尼泊尔女性帕桑·拉穆·夏尔巴，就是在下撤途中因天气突变而不幸遇难的。

下撤到四号营地破碎的帐篷时，阿思突然垮了。浑身无力，手抬不起来，话也说不动。扎西当机立断要她下撤，但她走几步就摔，爬起来再走，再摔。更加雪上加霜的是，她发现自己来了月经。

他们勉强走到 7850 米洛子峰四号营地，扎西搀扶着她找到最后一顶完好的帐篷。她一钻进去就昏睡了过去，这一睡，就是 18 个小时。在海拔 7850 米的地方昏睡极度危险，低温、失血、缺氧，很可能，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

中途醒来，她迷迷糊糊看见自己身上盖着睡袋，而扎西只穿着连体服，蜷缩在她旁边睡着了。

“他双手一直握着我那只冻伤的手，像是在祈祷我不要死。他本可以自己先下撤，本不用陪着我冒这个险。但他没走。”

睡醒后，两人吃了一点食物，继续下撤到 7100 米的三号营地。阿思忽然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，估计是落在了四号营地。扎西说：

“我帮你去拿。”阿思想到那是一条极其危险的“死亡之路”，便说：“你别去了，手机我不要了，你能证明我登顶过。”可扎西却摇头：“不行，你只来一次珠峰，你的照片和视频都在里面。”

说完，他把阿思托付给另外两个下山的向导，转身就往回爬，消失在大雪中。“那天傍晚，整个 1500 米高的洛子壁上，只有他一盏头灯在移动。天黑透了，我在 6400 米的二号营地的帐篷里一直点着头灯，希望他能看到，找到回来的路。我太担心了，担心他体力不支，担心他出事，担心他找不到营地。”

晚上 12 点，听到厨房帐篷有动静，阿思想着去借个对讲机，问一下扎西的情况。却看到扎西在烧水——他终于回来了！扎西看到阿思，笑着从羽绒服内袋里把手机掏出来给她，阿思却哭了。

在珠峰，她见识过向导最冷酷的算计，也收获了向导最纯粹的善意。夏尔巴人是尼泊尔的少数民族，人口不足 1%，却主导了尼泊尔几乎所有的登山徒步产业。在海拔 8000 米的“死亡地带”，向导就是攀登者唯一的依靠，是托付性命的“合伙人”。

终于快到大本营时，几个少年穿过冰塔林跑过来接她。“是大本营餐厅的弟弟们，都才 20 岁不到，穿着破破烂烂的跑鞋，没戴冰爪，深入到正在崩塌的冰瀑区域来接我。我又心疼又生气，骂他们‘不要命了’！可他们只是笑着拥抱我，递上苹果和可乐，说‘姐姐，恭喜你登顶’，然后接过我和扎西的包，护着我往回走。”

回到大本营，营地已经拆得

七七八八，只剩厨房和几顶小帐篷。所有人都围过来跟她握手道贺。“最让我意外的是，厨师和弟弟们在 5300 米的大本营，没有烤箱，没有奶油，硬生生给我做了一个奶油蛋糕，小明玛努力打奶油霜，小尼玛拿着果酱和巧克力给蛋糕裱字：‘恭喜登顶’。大本营的日子真的太快乐太单纯了，舍不得结束。他们就像是在高山上的小精灵一样，维系着这个雪山乐园。”

来珠峰之前，阿思想的是“就算死在山上也要去”。而当她真正见过死亡之后，这个想法彻底变了：“如果要以死伤为代价，登顶一点都不重要。”

1921 年就尝试攀登珠峰的著名登山家乔治·马洛里，当年被问及“为什么要攀登珠峰”时，回答说：“因为山就在那里。”

“山永远在那里，它不会跑。这次不行，还有下次。但命只有一次。”阿思感慨道，“但这次登顶珠峰的经历，让我实实在在多了一份底气：道阻且长，行则将至——哪怕你走得再慢，哪怕你摔过跤、失败过，只要不放弃，只要还愿意往前迈一小步，你终会抵达属于自己的那座山巅。”

她说：“我们翻山越岭去看世界，到最后都是为了找回自己。找回爱自己的能力，找回好好生活的勇气——下山的路，才是真正的修行。”